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三十七

古蹟

重修醉翁豐樂亭記 葉向高

醉翁豐樂二亭皆以歐文忠公故聞于天下余三過滁陽皆不成游甲辰之冬以報滿道滁則仲山林先生長僕侍聞余來甚喜治具飲余于豐樂詰朝游醉翁放于瑯琊觴焉于是生平之所心艷神往以為不了之願者

明文海 卷三十三
至是而始觴償願其山童水獺求所謂林壑之美蔚然
而深秀者差不逮于所聞亭之翼然者寢以顏釀泉之
潺然者寢以湮塞而不治也心竊嘆之州守盧君方謀
修葺而未竟其明年余復至留都仲山先生則以書告
余曰吾頃者再游醉翁矣是非與子同游之醉翁也吾
視其途徑甚除若堂若閣若祠無不飭者其泉之翳鬱
者濬而加香且護以周垣毋使滓穢矣其梅之手植于
文忠者若增芳妍其亭之為見梅者則以舊墻之障碍
而鑿之甬之門而樓之其池之環亭者疏泉注之毋使

虞涸又周為石欄可倚而臨池且望梅也其循池東折
復南而皆為春亭業已久圯則撤而新之榜之曰山高
水清又決池水環之復注為半池如玦如鉤疏而為澗
可以流觴矣其餘力之及于豐樂者輪奐奕然可以覽
憩凡皆守君之畫也其木石傭作之費為金百而醉翁
居十之八公帑民間不費一錢凡此皆守君之捐也夫
吾與子之游于今半載矣而景象之異至于如此吾
恨不得與子載酒其間共賞今日之勝願吾子記之余
惟自元祐以前瑯琊之山川寂寞無聞至文忠而始着

自文忠以後瑯琊之山川雖著久而漸以圯廢至今日而始復計其時世皆當國家熙隆久道化成之日良為不偶顧方宋之盛滁介江淮舟車商賈之所不至其民得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守土之臣得因民之樂以流連于名勝之區而脫然于風塵執掌之外固亦其地使之然者而今日之滁則南北冠蓋之所經中使之之所騷騁其民困于徵廢而失其本業蕭條窮苦無以為生為之長吏者亦日奔走逢迎束帶折腰經營厨傳之不暇而暇及于山水之樂又使其民從之游而樂乎

蓋其時勢之不同有如此者守君日夜孜孜拊循其疲民而與之休息故其民雖病而有起色雖勞頓困蹙而常有寬然自裕之意而守君因得以其暇隙蒐訪名賢之故蹟而復舊觀使滁之人偃倭提携而往游者幾若文忠之盛以今程昔其難易不十倍哉而文忠為守雖日以蒼顏白髮頽然于兩亭之間不聞其時有如林先生者以一代名流從容覽眺以共增山川之重是尤守君之可自詫于文忠者也獨余荒陋之詞無能望文忠後塵是為愧守君矣爰紀其事以復林先生先生名

某號仲山閩縣人守君名某浙東陽人役在萬厯甲辰冬不踰月而竣董其事者為判官劉如湯吏目方廷儉

李皞如重修黃樓記 董應舉

昔蘓文忠公守徐值河漲欲敗城極力捍護得以無事乃作樓于城上堊以黃土泝水所由以厭水也其事若近于戲然自是以後樓之興廢水為戢暴父老嘗歷上言之有徵故樓雖圯而復興時葺而長存予以乙巳秋道徐登焉入拜公像于樓之下登而履其上蹶然不寧

以昔同年李皞如皞如曰是在我時皞如謫判是州而署其政也越六載再過而張仲恢為守招予游則見樓下與窆拓入丈許矣坐公其中登者不犯樓上風檻直出属于睥睨而三闢其牖前則汴泗二河如虹貫如來自天際亘以九鯉如月內向左右顧視則東西諸山若拱若侍若蹲若伏若飛舞奔走來屬人目下則帶水束抱流光蕩魄連艫歌唱若在席前倚檻而笑若浮空倒影與雲氣相騰忽不知其身之着世蓋新樓之觀于是乎始大仲恢曰此李皞所作也不越尋文萬景咸集何

其巧歟頌余竊怪夫厭勝之說儒者弗道東坡是樓豈直能殫歷河伯者而輒以自喜天下後世游人墨客相與歌詠起而修其迹者不衰且神其事至于漢武宣房築于瓠子當時千乘萬騎雷動雲屯親屈天子之尊沉璧馬負薪芻為將相從臣先築宮其上以夸世侈觀非不魁然壯也今求其處所已不可復知况有一遺礫之存乎而是樓僅數楹無丹青之飾環麗之觀乃建而圯圯而復圯而拓與二河相敵萬山爭峙則是萬乘之雄威不如一守之遺跡也豈不盛哉皞如從謫籍中能出

其心巧為名賢取勝使觀者踴躍其韻風豈下披羽衣接頭嘆青蓮後三百餘年無此樂者漫為之記且以志予往來之迹皞如名春熙建寧人今為此部即嘗理姑熟理肇慶署徐有奇政捐俸修樓其小曰云仲恢名正綱亦予同年晉江人故有才名今徐其初政也

重修九疑觀碑記 蔣鎮

出延唐東門數百武有九疑觀鄉耆老言古建于三峯石下唐貞觀中遷于斯我明武洪五年再經始余令延唐經其門見數楹林立棖甍皆具而不垣不戶若市肆

然登其堂亦如之神座居中如露處右偏小閣朽蠹半
圮黃冠數人應門如隸余詢諸耆老謂舊宮歷二百餘
年已圮盡數年間邑民慕義者共聚材新之工未半而
力不任遂中輟余惟九疑楚之望也寔延唐數里之域
大宅深山宜有神人窟宅千年遺跡吏斯邑者憑而吊
古歸然魯靈光奈何草莽委之立命鳩工卒業會邑當
錢穀蠹耗之後徵檄四集悉索做賦猶不給業已興版
築則出薪馬佐之旬月繕有垣墜有茨虛有牖一切頽
敝者悉舉自中宮暨左右廡重牖列闥廟貌儼然外屏

高門飾以丹堊父老過而題之拜手颺言曰有是哉荒
涼香火不圖復見漢官威儀夫覩以九疑重觀遷而故
額猶存居人不知有邑之鎮山猶知有觀殆九疑之餽
羊乎吾子之勤斯也其殆有意乎余曰深矣父老之唁
不穀矣夫瀟湘之南自西夷南鄙逐臣遷客澤畔行吟
之地也余浮湘登九疑覓所謂三峯石者皆目為窮荒
異域乃自貞觀以前斯觀翬章如故也今日嶄絕鳥道
菁棘藜匕之路猶昔年香火不絕之通衢夫昔以投荒
厭苦之而勝事若彼今稍以為中土安居之而虛墟若

此豈山川之哀旺有數與抑古今之物力不相及也夫
敬事山川以祝釐紹修餘業以志古徵文考獻以鼓吹
休明邑令事也父老又請曰此歲之不易澤若焦方數
千里艱食自吾子之來而時雨若畝有棲野有被也庶
幾山川之靈其庇予乎祈年以保我遺黎敢徵吾子之
貺寔居歆之余曰天之福也二三子之勞也余茲所圖
者即不望貞觀以前之故宮俾湘靈生色又何忍洪武
以後之遺構重夷為里社自今以往父兄子弟其毋剪
伐以永吾虔不穀將藉手以報采風者于是具歲月土

工勒諸石

九疑山志序 蔣鏞

粵自姚墟氏蒼梧鼎成湘靈帝子遂為千古祠林佳話
若夫勞人仙客貞魂幽憤弔古含毫憑而嗚咽乃至
投湘夢斷黃陵歌闋哀絃如訴離腸欲絕詩發乎情
于斯為極頌作者亦獨寡華攬藻寔未窮探斯域
晉魏以前缺焉無聞洎乎李唐槩夷之荒服柳司馬
太息投荒楊道州日熟二升米漫即守官差為吐氣
而翫醜之意亦時露于篇章夫文則艷稱之如可望

之明河地則厭苦之如厲人之鬼國蓋世情浮慕若此故自有虞迄于今九疑之名雖見于經傳而載紀漫無可考余今延唐九疑寔為賜履始至掌志者以九疑集進意為法物其文若詩二百餘篇如長安賜肆座頭塗抹一再閱之蹙然曰千載名區投之荆榛瘴癘之鄉搃不得名人表章勝事備茲山九錫奈何復荐穢唐捐迫令名山無地自容噫嘻何不幸也最後得一帙于鄉先生稍次山水名跡遊寓姓字余因就而輯之合舂陵唐延二表訂檢前集註文先後

文人之筆可錄者存十之二餘盡削之而益以三唐之詩茲為山賦咏者若干首為九疑山志三閱月告成客有過予請揚扇者曰九疑無志上自吾子躋矣雖然未易言也若能窮搜皇虞以降三千餘年紀載無遺乎曰不能上盡茲山而千餘里蒼梧之與五嶺之陽若指掌乎曰不能則又請曰古者著九疑而不著九峯之名如元使君登九疑第二峯更不言第二誰何名也然則舜源英皇之號疑以唐以後之人強字之以故其義短而名不古能遡九峯之自以折俗儒之月

且乎曰不能然則又何以志焉曰使我傳疑也則志古抑使我傳信也則志今夫昔人艷稱之佳話如取波斯以語貧子愛而不可得也余所取者如偷歲之稷寒年之續文矣失望吾腹已傳不云乎禮失而求之野吾姑謀于野以俟山靈之待史

觀岳陽樓記 楊嗣昌

歲在乙卯二月庚子余觀乎岳陽之樓岳陽樓者岳州郡城之西樓也其面正西臨視洞庭莽上滔上初未有際惟若遠天落於湖外無復尺寸之地而止耳

夫湖南有長沙北有武陵西有荆蜀彼豈無一畝片石杰然高出于湖表者乎何眼瞽精絕睹湖之狀若大圓際天而外無一物也語占氣者仰望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間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然則三千里外有物皆可見也而湖之外遂三千里乎塗行者之見遠山若一螺子一義甲或數日而後至焉今航湖者一日亦達數日亦達乃其視數日外若鴻濛未開而希一螺甲之觀不可得也則異甚也瞿曇氏謂眼未八百功德彼以十方年之方得二百若一

百今極吾之目視一方不數十里外而遂許以二百
功德不已多乎俗謂洞庭為八百里湖以八百功德
視八百里湖至相等也而何其不相及大懸殊也若
謂眼不如耳功德則尤惑焉今若吾耳洞庭雖得其
風水澎湃歌吹歎乃之報不過里許而已絕不能遠
有所聞出眼功之所不及也而又何德以過之無已
其神遊乎夫神遊者不知其遊也不知其遊而遊所
以神乎音眼不知所以視而視至吾耳不知所以聞而
聞生吾情不知所以暢而已與萬里烟波相為浩邈

而無極也又豈詞喻之所可至哉余觀之是日也風
去雨還雲馳霧驟蛟人龍伯與堯女舜妃爭為恍惚
竒詭以眩人于不可測憑軒久之疑將折而入于洪
瀾之中焉念昔秋夜幾半浮一葉中流求棲不得幾
不知有性命迄今而胆為之怵欲哦詩來自慰未能
也仰視簷端有押杜韻作詩者乃嘆曰人固有不同
量如此酒有別腸詩又有別胆耶因咋指吐舌而去

貴池縣覆昭明太子瑩記 陳仁錫

余友韓孝廉君理見昭明太子于夢以侵地告為乙丑

五月辛未邸中徐理前夢赴選人署銅陵教則太子墓在池郡秀山門外銅陵其屬異之越明年壬申五月郵寄開函仍是一夢又仍是前夢也君理初登秀山問墓上在秋浦距六十里其人驚相告曰主僧海善上土豪胡萬林狀未幾有僧赤脚白髯手持一卷芒屨然自貴池投牒歸即海善也所持卷則孫中丞秦司理碑文各載道里祭田如指掌于是君理白之史侯鶴野不言事而言夢史侯亦余友胸次浩漭為凡八下牒而萬林至牘未竟一日視事縣堂空中繫

正差作昭明使者語告枉法受賕之教竟徑趨出聞邊楚叫號裂肢體噴血斃矣下萬林萬林于獄明年正月副差如醉狂將死即萬林有力如虎有錢如山必三之矣若是三姦者不足辱大明之斧鉞也以煩明神吾自以徵太子灵而天下肯讀書人不可忽也予游明山所過題讀書處無不太子者或曰真或曰贗余笑為何地不讀書何方不昭明為此紛上者豈屑擲一夢嗚呼昔日太子不以富貴顯而以讀書顯今日太子亦不以富貴靈而以讀書靈何也今之

明史紀事本末

捕隸固蛇蝎不敢顧虎豹不能櫻循良不忍殺者也
一前代死昭明能殺之讀書靈且威至此哉不夢他
人而夢于君理君理苦讀書人也史侯鶴野然其言
鶴野會讀書人君理既告余為了前夢畢矣誰令操簡
故揮汗不倦余勸世間讀書人也雖然太子讀而靈
吾儕讀而不靈否則不難于死二差區區醜虜通寇
反遺宵旰憂世上有讀書無用之人哉余亦不屑勸
之矣無已其勸人焚筆硯乎又恐太子之督過也豈
太子所讀之書吾儕未經見耶成毀數也螻蟻烏鳶

太子豈智不莊生若意者一杯之土堪惜如許江山
尤倍惜耶太子其閔余志焉為分君理半夢置余無
夢園中

真娘墓記

宋楸澄

嘗讀離騷至夫人兮自有美子輒嘆曰子者男子之
美稱今天下無男子意屬女子乎存此思以求之四
方二十餘年其于男子益窅然并女子無之也將無
所稱子者終不得見耶戊辰偶于友人席間適徐女
郎冷然善也已而見其御境甚寂片言而使友人却

一時之醜遺驟驚亟與具兄妹之禮而行女郎昔從人矣人負之遂至今流落然其心不可一世雖貧不能收而眉未嘗蹙視人之權利一笑消之秋日余讀書虎丘女郎携酒相訪酒半余微詞叩其究似亦疑舉世無男子也于是宋生慨然指講臺之東南謂之曰此非所謂真娘墓耶彼未嘗徇隨男子徇七尺而能令騷人文士歌咏記之迄今登山而吊古者猶知有真娘焉其籍甚不居莫愁下也豈非其意不可一世之精靈迫出男子上哉向使其苟焉殉人則當世

豈無王孫公子共比翼締連枝者乃獨孑然殞骨於名山雖其杳然無傳要其心必以為世無男子而寧甘寂寞于地下獨往獨來與宇宙相終始也若不觀于月乎月之往來未嘗附日而行也而其盈縮自如光明嘗在千古麗其真于天焉今子既不可一世何不買田茲山暨今而往窈附于真娘乎顧不必世人知之而傳與傳之久而事彌張也但令吾心無媿于真娘而已苟其無愧又何靳以男子之美稱之乎異日雖稱為徐娘子可也真娘墓在懊惱墩旁懊惱者

明文海 卷三十三 三
世傳闔戶墓成慮工師洩其秘遂推埋之工人皆懊
惱以死事雖不經然古樂府有懊惱曲則懊惱之名
亦殊爾雅真娘葬其間豈亦以懊惱而著也耶夫今
世間有男子安得懊事也地屬梅花樓僧度不可圖
意窰潭之東多圃地高岡不特南北與真娘相望即
晨鐘夕梵塔影松風最近且饒一枝半偈便可了悟
無生子亦有意乎將并子之心子之名化之矣

觀劉氏塚記 黎遂球

予自小時從仙城往還于板橋所過洲嶼峙南海神

廟之西南有所謂北亭南亭者習傳之而不知其所
由名比赴公車在都門聞鄉人後來者稱劉銀先墓
為耕者所發事甚奇因輒以其語述為賦吊之既罷
歸相與乘舟往而縱觀焉其藏已空于泥之所滙蛙
蠹蛇蚓之所與處石断裂從衡而卧立于草潦者不
知凡幾有碑一猶在稱為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翰
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袋臣盧
應奉勅撰并書其所為大帝者崩于歲壬寅四月甲
寅朔越廿四日丁丑號為大有十五年葬以元先元

元年稱康陵其文若今之四六制詞而詞多不倫書法亦陋稱嗣主而不名其處海潮圍繞中不過十許里而所謂南北亭者皆在其涯意者因乎其道之南北故有此名于予板橋不過在水一方而問其名即家焉者均無能考去今不過一二代而問其年號史不載也問其主之徽謚臣之官爵姓名無有識也况女子以花飾首愛其芳氣馥膩則知為其美人素馨塚上所生而其所稱為陵者其上不過產蔗芋之類為不識字之農夫所鋤而畊其中珠寶金玉使非發

而爭效世人亦竟無有知之且爭效而得之者多不識字之人不讀其碑不暇問為此果何人所遺而或德感之予能讀其碑字而又適以笑其不文知其雖雄據一方然必重珠寶金玉愛美人而輕賢慢士仁之好學而道古者未或為其用死而無有為之哀也因無有為之稱述無有為之以禮輔其嗣子斯亦何所利而自稱帝為雄者哉于時日正午松為蓋風起浪立樹木之層倚于衆山者遙相發聲如號予與兩弟而踞岬之巔把酒大醉或曰予板橋有外村盧家

意即所謂應勅者之後還以問其子孫固恒橫流操舟渡而畊牧且溺糞于其上述其文語之故皆不知也予既觀之聊記焉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三十八

學校

寧波府修廟學記 楊守陳

皇上紀成化之十有三年河南張侯賑守吾郡既六稔矣心仁政善民用輯寧始加意於教化之地頽廟學皆完獨殿與兩廡甃磚畫剝遂撤而新之于是執鬯奉籩者皆坦如美士寢食之屋猶隘或蔽廼為膳堂三楹寢

舍楹二十于是還舍入息者皆裕如矣學門外教武即民居道隘且囂塵廼購民徙居以闢道樹兩坊表于東西衢于是弁而游學輿而謁廟者皆廓如矣教授鄭君機四謁余記時有言者請尊孔子以帝號而加籩豆舞佾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有司沮之乃遷其說謂不加帝號猶可而籩豆舞佾在所必加朝廷從之加籩豆十二舞佾八此固追崇先帝之盛典矣然猶未臻于極焉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來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

稱為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夫禮因人情可以義起周公制禮進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况孔子又為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近世人君師孔子而追王之固禮也而未為禮之至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時建號非有茅差自秦始皇稱皇帝而後世有天下者無不稱帝其父祖雖編氓伍卒亦追帝之而族屬功臣則皆封之為王於是帝為君號王為臣爵懸絕矣君於臣禮當其為師則不臣也

况異代之聖師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
其可乎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典之極焉
在宋真宗亦欲帝之矣其下不能將順而沮之謂孔子
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夫謂之周陪臣則
雖公之與魯莊公班不可况王之與周王埒乎既王之則
固謂其萬世之聖師而不可以周之陪臣視之矣於周
於周何預而不當帝耶故先儒羅從彥謂可加以帝號
而褒崇之誠百世不易之至論也今言者遷就有司之
說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王乃天王之王非國王之王

故不帝猶可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安可王之
王之者是後世尊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周制則王猶帝
耳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澤之不可混猶冠履之不
可散也尚可以周制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代之
臣爵曰此天王也彼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
孰若初說帝號之為確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
凡嶽鎮海瀆皆革去舊封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若所
謂東岳泰山之神是已至于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
號而革去後世之封若所謂吳太伯之神是已獨以孔

子善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
一時者彼固改不稱魯大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
王以其尊崇之意極至而無以加矣但當時未有援宋
真宗羅從彥告者故未及帝之耳今有司沮言者廼謂
舊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苟
聞今議有不愖然更耶彼有司于異端與他政弗能一
一遵舊制也而此獨曰舊制豈舊制果不敢更耶又謂
孔子之道唯在君臣身体而力行之謚號器數皆不足
較夫道在身体力行是已餘亦安可置之如彼其說則

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
制為郊社禘嘗之禮樂皆必極其經而足為萬世式者
何者耶有司之議過矣然自漢以至于今儒之僻隘者豈
獨不欲帝吾聖師雖公之王之謚加數字天子拜之郡
縣祀之冕服籩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謂獻
官以皇帝遣而北面揖其禮太重請改東北面此豈特不
知禮而已蓋亦無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著
于久萬世之公論卒定于一故既王之又累字謚之天
子北面拜之郡縣通祀之而全用天子之禮樂矣獨帝

號未加尚為闕典今若不加後世亦必有加之者聖皇
良弼豈容有闕典待後世哉行將舉此至極之盛典起
百王而憲萬世也欤因併記以俟雖然孔子之道在君
臣猶當身體而力行之况士乎今士結髮誦孔子書而
諄明其道口之以為說筆之以成文者比之然也求能
身体力行何其鮮耶蓋徒志掄魁而不知聖賢徒貴高
爵而不貴令聞徒學文辭而不學道德焉耳苟于此焉
審其輕重先後而志聖賢而貴令聞而學道德始于持
敬格物漸于立誠端本進于克私返禮而造于從心所

欲不踰矩則至極矣雖或未極而道德一有諸已則文
辭自工掄魁自得而高爵自至矣有不得不至者其命
也彼顛之于文辭者豈亦能必得鈞之有命孰若力學
道德而不虛為孔子徒也尊孔子必加帝號而後為尊
之極余既有攸望矣學孔子必備聖德而後為學之極
余寧無攸勸乎故附記以告若吾郡人材之秀傑風俗
之純懿與廟學之沿革則郡人李公璜公王公應麟金華
黃公縉紀之備矣無庸余言

稽山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于^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為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勿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

其陰陽消長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

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后世而述六經也猶之父家之父祖

憲其產業庫藏之積于子孫者或至于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其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而種、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矧、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然指其

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專記誦沒溺于淺聞必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墮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誦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于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

尊經之閣于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與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余一言以諭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尊經也夫

號城新開學門記 任 瀚

號學自弘治壬子至嘉靖己未諸生無發科者辛酉縣大夫句容趙侯舍菜孔子廟庭出博士清苑郭君等率諸生進曰學舍面城而宮雖有南山洛水雄勝障蔽不克見議者以諸生老困場屋連不得意于有司咎當坐

此前大夫嘗欲穴城為便門以通地氣問日者言于法不利縣官中罷顧侯財察侯報曰誠門矣苟利學校人材即縣官何必不利辟如人家有才子弟登選舉其父兄長老人豈必不安明日遂移文提學憲副東原朱君令國中良家子有能力任是役顧升為弟子員者聽惟時師儒以韓生請議可不閱月而郭門間然以成諸生則問記于前史氏任瀚記曰今天下萬國不問窮荒絕邊蠻貊瘴海之濱苟可以建諸置學官類皆有一二豪傑士好古博學能文辭崛起章縫往以制科名天下號

國近在成周東都數百里內當天地正中堯舜三王在位時聲氣相聞輦轂相蹂籍乃今王風未闕而絃誦聲不哀上下六七十年間不聞有一人凌跨風雲應制闕廷者且不愧東都耶古者太史令掌龜筮候王氣陳吉凶宅兆之數告微于王以營城郭宮室動罔不利乃者郭門闢王氣通人文興亦理數所有者辟如人以巾幘自障目睫終歲無所覩一日撤去劃然復見天地日月山海百物其為神氣休毫可知諸生自是其學興乎吾觀郭門以南數百步瀾然逝者即洛水遵洛水而東又

數百步端然跣者即燕居堂夫燕居堂者魯哀公庚申以前孔子有事河洛所止處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出戶不十里孔子燕居游息處相望如執城者乎諸生出入是門誠知省策嚮慕如七十子時毅然興起以弘道振德為己任淬厲不息駸々乎升孔子之堂而入其室則是門也吾將以入聖名以見聖名其誰曰不可獨取其發科為式趙侯醇誠愛士隆學校郭君倡義束職皆近世所不及記以刻諸石

舒城縣儒學記 趙 鈺

今天下自王畿而下凡有郡邑城郭社稷莫不有學郡邑城郭社稷有不治不惟舉惟學宮不治則議及有司而學宮又以科目疏數為盛衰科目數不舉士則又議及學宮故凡為郡邑城郭社稷必選地為學宮否則易其以得士為重郡邑城郭社稷舒廬枝邑也代有聞人自嘉靖年來士偶稀舉羣議學宮當議久竟莫有易者學日就圯士以狀白督學侍御趙公侍御下其議于府府下之邑侯黃君適至即環眎學宮曰學故善但荒蕪不治是惟有司罪即首修孔廟次廡次啟聖祠次明

倫堂次齋舍次尊經閣又徙民舍使遠峰面立既治躬率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鳴鼓升座與諸士論說其博士子弟與其故老皆喜謂侯得所先務士當自此興問言于余曰士頌以多舉為學宮重哉士多舉為其以仁義禮樂為天子施之四方其以仁義禮樂勤施四方莫如孔子孔子當游者主事時猶皇皇以仁義禮樂走告四方諸侯志可知也然退而與諸子私論若由求公西華輩皆欲勤施仁義禮樂于四方不一可否至于點則欲瀟然咏歌于沂水洙泗之間于四方何心則急

與之他日過諸弟子治所如蒲如武城非不憚然稱治若不足以當其心者反謂不出陋巷如顏閔曾參輩能得其傳何其為教典其自為廼悖及見篤信聖人如子夏者亦自謂出見紛華而悅入見夫子之道而悅何人情之易移然後知聖人之意遠矣士貴在自立豈以仕為重哉舒俗素朴無豪商大賈亦無王公貴族民不見紛華貴盛可歆艷易治其子弟亦不見可歆艷皆矜以禮節自持而純龐博厚之俗未雕雖未見施仁義禮樂于四方亦必有修之家者不謂無士要有待歟今以

科目盛稱者曰某郡舉士幾某邑舉士幾跡士所自為未聞以仁義禮樂號于四方曰某某徒稱垂紳佩玉冠履盈朝而田園甲第車服僮僕雄豪閭里以此言之固不如舒士猶得養其純龐博厚之氣以自全故科目不在多舉士而在舉得其士雖然氣習久而昌舒必有偉士出能自著施者幸毋悅于紛華貴盛以散其純龐博厚之氣云博士江君謂其言有足以告諸弟子者遂刻于堂陰

滌學尊經閣記 胡松

夫大學之有尊經閣遠矣而吾學獨止東又庫下多闕隙邦中大夫士人數謀增築而弗克歲己酉閩東山郭公來考牧拜先師既進諸生誦論經理已廼比而校焉亟加賞歎于是諸儒生相聚謀曰閣始遇人乎則以請而公欣然報可令會計熊牧相惟謹即躬會計已而鄉宿朱遜泉郡授周弦齋侍御會余議它學門涂率左法右弗利盍乘時改作然隘以啟聖名宦鄉賢三祠費且鉅諸儒生又告諸太僕卿趙公卿貳余公丞涂公冀協相三公襄之如郭史然不足又告諸大巡史公倉臺歐

陽公咸有相余公又明堪輿家言為即學東隙地定厥址牧伯典倅朱君若林君又時未敷勞為閣三楹基以磚甃中洞為門可通輿馬議以三祠徙諸文廟東廡後左學正李君而下率諸弟子請記成事夫美懿濬而崇經術固不穀之攸勤也惡可辭是故古昔聖人所為作矣學者蓋罔不誦法而尊崇焉然愚竊悲世儒往往至於淺且鑿賊且叛而淆以亂也是故漢人童子之課頡顛諷誦其說一經或十餘萬言然竟昧其奧其失則淺

析戶分門党同伐異九師百氏言人々殊齊魯毛韓左穀公赤之徒動相詭異至謬悠迂曲而不可解其失則鑿居攝之文假以盜國乾豆之說托以媚君國服之息竟至覆宋其失則賊西京諸子行無特操者利耽榮稱符頌德甚者甘心輔賊而弗恥其失則叛號稱解易時雜莊老本自宗禪輒易頭面窈佛之似質儒之真語高戾天礼卑則闕其失則亂嗟乎大道分而為六經六經散而為諸子諸子駁而成五失自五失之作而經始弗尊雖然是五者則固有間矣然淺之與鑿賊之與叛其

傲如橈槍慧孛夫人之所指目夫人諸絀而病之其于
經要之無損惟似是之非高明易惑蓋其為道也宏以
闊而其為說也蓋精以宏儒者曰退藏于密佛亦曰退
藏于密儒者曰感而遂通佛亦曰感而遂通浸淫淪浹
如今糝物如膏積粉幾于無辨淆不可分要其實彼其
自私自利之弊弗啻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而已其豈非
聖門之首臯經學之鉅蠹而世道之大不幸乎他日嘗
與二三子試論之曰經者徑也蓋聖人所以示人適道
之路也譬諸四方萬國適京師者之涂歷川程與京師

之黃圖赤籍云耳然不行則不至不至則其中明堂宗
廟之美百官庶士之富太倉武庫之積僅得于故楮之
傳道聽于塗夫之口彼誠有至者試就而詰焉得不至
塞而窮乎故士弗務躬行徒取六籍列聖之言而諷誦
之鮮晰之貫穿之曉々然以鳴于世曰吾聖人之徒也
嘗游聖人之門而入其堂室得取謂于時乎則何以
異于是哉故京師之鉅麗必身至而安居乃稱真見斯
道之廣大必深造而自得乃稱真知故真知而道斯明
矣道明而經斯始尊矣經尊道明達之則能善治以興

邦即貧且賤焉要不失為慥、躬行之君子故孟子曰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嗟乎知所以尊王則知所以尊經矣斯豈非聖賢修道
立教之意朝家置學命官之旨諸明獻勒、作新之志
哉昔定山莊先生叙吾郡乘端簡其意以為滁之先游
若常應物歐陽永叔曾子固滿執中之徒不足為法而
要吾鄉人於聖賢之學為山川增氣意甚厚也夫天地
之生士最秀堯舜之道人可為六經之說日並懸學者
豈以弗昭為勝為患哉余與鄉後賢君子當並責志以

答莊公之拳、也

大足縣儒學尊經閣記 趙貞吉

嘉靖辛酉春知大足縣事董子極建閣于學宮之左以
奉六籍而百家之文不與焉題其楔曰尊經過予居請
記之予謂之曰美哉子之志于道也夫六經聖人傳道
之書也尊經所以尊道也子知夫先師所以述六經之
意乎其當大道不明邪說塞路之日也且上古之世有
傳道之人而無其書中古以還著書始繁去聖益遠偽
作競鳴而培擊已甚至于哀周則矣、唐、騫於詛詭

流放之言以售其私者多不可勝闢而道喪世衰之極矣夫子始發憤嘆曰嗟乎吾其述而不作矣乎乃取國史所藏太師所陳者而刪芟之存其什一以為詩書筆削七十二國之史而著其大法以為春秋誦數絕韋于太卜之文而贊二篇以為周易百代之典惟周之後十代之學樂惟韶是學遂次定以為禮樂曰後之學者苟得吾之意焉則即此六者可以藉手見古人之純全矣奚必予之自作也哉于是六籍自既出而群言自熄如二曜之掩衆光也二千餘年天下之談術業者必歸焉如

如江海之滙衆潢也義稍悖孔氏者羣起攻之才士巨子之出無盡卒未有操其觚翰摩孔氏之壘而與之角之者又如天王會同而萬國來王也嗚呼非夫至聖孰能為此哉語曰聖人之言可為也使人信之不可為也夫使人信之猶可為也使人信於久遠而不懈長世而彌光若六籍者愈不可為矣非夫道之所寓焉能然哉是故道者天地之所法也鬼神之所發也前王之所憲也後王之所決也其孰能為之遠然後知秦之暴肆罪通于天矣董子乃蹶然起曰洋洋乎先生之論六經也而

極何足以承之予曰未也予姑盡言之而子試聽之可
乎夫先師之述六經也求其約而不可得也非以為博
也六物并示者求其統一而多為之方也非以為異也
知恃言不可以明道也故不作以息諍而欲擬之續之
者可已而不已也知忘言不可以明道也故假述以開
先而欲立解頓悟者不可已而已也夫是四者以為不
法孔子則不可以為得孔子之意焉則皆未也何則言
不可已而已者其失也誕言可已而不已者其失也僭
求之異者其失也散求之博者其失也亂昔宋蘇氏以

為後之治史者有其二病焉而予亦以為後之治經者
具此四失也夫道之不明豈非四失之為害哉董子復
起謝曰疊：乎先生之論治經也極也不敏敢不服膺
請記其言歸告同志遂書與之

南平縣雲蓋里社學記 徐階

南平之雲蓋里故有淫祠雜老釋氏所為像祀之里楊
生贊予毀以為社學既又病其卑隘即祠之左作新居
焉地高而明屋敞而故師弟子誦論遊息于其間者既
安且適矣予乃進其師弟子告之曰若知此屋之所由

作與吾所以責于爾者乎夫業賈者必于市業農者必于野業儒者必于學此屋之作固以別爾于市拔諸野而登之儒也然而謀利者賈之為也謀食者農之為也謀道者儒之為也賈不能以謀利不可為賈農不能以謀食不可為農儒不能以謀道其獨可為儒乎自三代之衰外誘深而正學隱至于今日益靡然富貴之為慕師之教其弟子曰吾將使之為文詞取富貴焉苟有工於其藝雖甚不肖世以為賢矣弟子之求其師曰吾文詞之未能將就彼而學焉苟有能傳其藝雖甚不肖世

亦以為賢矣師弟子之所為胥失其本業而世又賢而助之為業日勤叛道日甚其名曰儒其實賈與農焉已耳其居曰學其實野與市焉已耳爾師爾弟子苟所為若是則此屋之作不亦虛乎故吾有以責于爾居其室必思修其業享其名必思履其事入而孝出而弟是弟子所以學也率之孝率之弟是師所以教也愛其親舉之以事君敬其長舉之以事上孝弟修其身而舉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之為儒也夫固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吾之責于

爾非有加于常惟本業之復非有出于位惟所居之稱非有遠于人惟以別于賈與農之為爾師爾弟子其知所從事也哉于是胥應曰諾楊生日是將久而忘也請記焉鏡諸石陷置壁間楊生名清從予學儒之知謀道者也

東鄉縣脩學記 王宗沐

東鄉宅與民竊故為寇區乃正德八年以兵夷之置流民之復者連割鄰羸徙孝岡而治焉而學因以建是時甫去兵燹擘畫大都而材用苟簡因而蠹甚嘉靖某年

縣請于兩臺以贖緩脩之簿李紹芳尉楊華玉方董其事而知縣林大章適至乃刮磨漫漶易敗折平開文昌前廟後堂廡祠門廊悉改舊觀諸生遊其中絃誦揖遜神移爽暢棄去隘陋蓋自置縣以來學校之新昭然在耳目矣學博士某率諸生詣余請記其事余進而告之曰二三子知始置縣者之勤乎剪去蝨賊以鳩瘠民而後興禮樂以教弟子此其為茲土之念亦豈有既乎然余聞之唐虞之世有苗之患密邇封圻其所以禦之者不過命將出師幸以優游居之恬然無事其後

幸以不為患而至其相與警戒於朝廷如嚴敵然惕焉不敢弛其防者乃在震驚朕師之邪說殄行焉寇以殘民虐劉剝膚曾不如坐而論說者可吐嗟而弭伏也且東鄉自置學以來諸生莪履而斐綦耳目不見戈甲百姓抱子長孫橫枕而寢亦惟無事是賴於此有創而為邪者其何以能為茲土化此樂耶由此言之二者不當相視而唐虞頌後彼而戒此焉其亦有說耶嗟夫彼皆聖人者其為慮遠且深也凡國家之所寄為治亂者在士而不在民而士之所養先心志而後肢足誠使患寇

誠亟矣力可資強謀可借知一夫先陷而勝之事已風解無復他患其所採有形也積習于平安而雍容禮樂號稱晏然欲以其中所養之士為天下用而竒衰悵怪不根于性命人心之說得出于其間使賢者用以為疑而愚者藉以為實不攻其肢足而攻其腹心其于亂豈有量哉江西號為理學名區而二三子有志于學者然亦予所覩記今震于世者非佛老莊列與夫貪利趨勢者之入于心也而其病有四焉大而不漸浪而不約玄而無當任而無所持有一于是予不知其于聖賢之道

何如也踐履之極進寸退尺後生獵射剽說則肆然不疑忘其不足講張侈碩則居然自聖彼誠知之而姑為是名也故曰大而不漸事物對治棄事則無所從力然有本原焉非事二而庸其伸縮以求比于道也今為之說曰隨事加功則日出而作懂、若求三子焉磨稜合縫以求當而卒似近而遠也不堅其軸而輒焉不正其柁而帆焉名之曰弊舟典車故曰浪而不約先王之為是典籍禮樂名物器數儀章以寄道也精不物則無所寄物不精則敗不以是為學者謂非執事是以畢其性

性命而要亦不當外是以求其所為性命而空之邁往者視若桎梏而贅疣也內極于虛遠而外要其空曠其弊偏而無所循先王之所以寄道者棄之而舉求之于不可知而後生用以為疑由是則繼之以叛故曰玄而無當心之具聖人本爾也性也而氣雜焉習焉今之運動者非其出于天者也戒慎恐懼猶惧其有時而弛也而今曰性無增者也師心即是踐履之失任之曰自然彼非不知而以是自逃也故曰任而無所持四者相應轉徙高明者往、移而蹈焉而執以為是彼老佛之

與功利三尺童子知之而豈其患是哉國家養士二百年學校遍天下而近年以來不復有能肩繼往開來之任以繼孔氏者豈非偏說奇論有以震于其間哉東鄉士今誠安且有志使彼一說得圓其間其于心蓋不特盜憎主人而已是舜禹之所以不能化而辟雍闕宮之所不能易而進也而脩學云乎哉二三子恍然曰某敢不猛省以無負良有司者乃請書于石

臨海縣重脩儒學記 王宗沐

臨海縣儒學附郡治中更數徙而定于今址其規制改

創事載先學記中廼隆慶二年戊辰七月晦忽大風雨郡中洪水平地高二丈餘頗壞民廬舍而學廟因盡圮垣頽椽瓦宮墻覈露士以病告時郡守某縣令某以請于督學副使林宮某議協慮同始稽贖鍰市材用肇工而修之起于明年三月畢于十一月易朽緝壞塗丹奏級凡廟序器位門廡廡庫翼然咸新士居其中頓去湫喧而即新爽學博士某、率弟子四百餘人造龍陽山中而問記于余乃進而告之曰維博士弟子之所欲述修學本末也其將圖有司之功乎夫當洪水之後黠點

之餘鳩材而庀工使堂廡廟位煥然維新者有司之事也而今完焉是有司之事具也若士之所以修學者則異于是矣昔周之季也迨于戰國時王道不著而處士橫議邪說詖行掉臂其間楊朱學為義而流于為我墨翟學為仁而流于兼愛二子又以彊力聲名遊諸侯貴顯而樹幟其學行于四方士之學其學者聲和影附自名一家樂於聖人之學相為壘敵有孟氏子生于其時力起而排之曉々其詞以發其弊而天下之人方信而不解頽以好辨目之雖其門人如公都子猶不能無疑

于其師而不知孟子之心直以是為世道之一亂時無大禹周公孔子而吾任其責其排而拒之也以是繼三聖之後而隆其緒而後學之士亦從而稱之曰功不在禹下蓋以配禹也夫禹之治水也九年于外矣過家不入智殫于相度而身疲于船橈歷河渭傍淮漢周行薄海僅乃免民于木處而山穴其勤若此而孟子以空言口舌與之並功焉然則仁義不當之學術其害乃與懷山汜濫漂擊而墊昏者若是等語楊墨之初為是也其旨猶以為仁義乃其弊至于禍天下以勤孟子之擊然

則唐宋以還士居于學宮冠峩而綦斐侶俎豆而狎鍾磬號稱儒者苟其意一毫不出于仁義乃徒以佔俾諧偶之文程中取寵則其為弊又將何極而設當其時有如孟子者出其辨又何如也明興二百年學宮徧于宇內居士之秀者其中而歲試之拔其優者以為公卿百執事下亦不失為丞簿博士、有出己意道說六經四書者輒以為不式屏去不錄道術大同而吾臨海名邑士尤不能以理學文章氣節著于四海所謂三聖之緒不在茲乎然余嘗思之夫所謂仁者非他也自吾心之

廓然者也有所必愛則雖摩頂放鍾利人而猶不為兼愛也義者非他也自吾心之截然者也有所不為則雖不拔一毛而猶不為、我也仁之端見于孺子入井而實于事親義之端見于有所不屑而實于泛兄惟自吾惻隱羞惡之真心而貫之日用流行之實事則稱物平施自協天則而何有于邪說此皆幾微之間毫釐千里楊墨不惟其心而惟其事如直以其事也則是仁必待于摩頂放踵而不兼愛者不足以為仁義必待于不拔一毛而不為我者不足以為義牽外事以合心而不知

率真心以對事有高難之怪行則矜名者共趨有可循之途轍則逐迹者爭附遂使千古一真之學脉掩抑而不明如是則雖孟子微極其弊謂害于政事而倡天下以共排之非過也然則多士今日所以辨幾微修正學以承三聖之統而遏人心之橫流者寧有外于仁義矣乎而所以為仁義者亦寧有外于惻隱羞惡自事親從兄之間而達之無所不愛敬者乎夫有司之教與士之學其責常相效也有司視學之類此而不以閑憲者其過為廢學飭居安處其中而不知所以為學者其過為

負今工非旦夕程也財非棄于地也有司者固不免于區畫經費親臨朝夕督之引歲月而後迄也若所謂仁義者則自吾心之廓然截然惻隱羞惡者一念善反焉無待于外而克舜具是矣有司既先其難以辭于廢則多士寧後其易以任于負耶是則不肖某所為深望之也是役也通守某節推某克始某縣丞某、皆與督相有勞焉而為之記者邑人王某新甫也

內史氏使竣至真州真尹熊彰勞于郊覲廼言曰不類
 藉茲寵靈長茲邑也惟時生于斯為鄉賢俊髦岐嶷魁
 梧竒杰矯焉相望者若而人惟時蒞于斯為名宦懋德
 昭庸樹聲章采納軌明儀蔚焉莫京者若而人惟時視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

記三十九

學校

真黌記 廖道南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內史氏使竣至真州真尹熊彰勞于郊覲廼言曰不類
 藉茲寵靈長茲邑也惟時生于斯為鄉賢俊髦岐嶷魁
 梧竒杰矯焉相望者若而人惟時蒞于斯為名宦懋德
 昭庸樹聲章采納軌明儀蔚焉莫京者若而人惟時視

于斯為柱史西晉張公屏葉培本剗漓返真蒐逸輯遺
毀淫崇正表幽揚烈合之得若而人史其記諸內史氏
曰古者士之修于鄉也師稽三德保校六藝養之以禮
義廣之以術業終之以道德生也可賓于國沒也可配
于社是故士皆賢也不必有鄉賢之名古者官之澤于
于民也閭綜于胥黨覈于正鄙繫于宰統之以六典馭
之以八柄持之以六計生也登于仕籍沒也垂于祀典
是故官皆職也不必有名宦之名世不師古大道鬱湮
忠信日薄壽張用興士以好名為急易直子諒溫柔敦

厚之意荒官以立名為貴悃悞廉靜恬愉朴雅之則弛
弊也久矣是故良霄為厲惑怪者祀君子以為不經實
沈為崇祈庀者祀君子以為不信蚩尤為亂黷兵者祀
君子以為不武有庫不第崇譎者祀君子以為不義盤
瓠不父修誕者祀君子以為不智祀豐于昵為弊滋甚
廼若張史擇厥若賢列厥若宦創厥若祠君子曰有惠
麻焉禮有之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
其茲祀名宦之祀已爾乎語有之鄉先生沒可祭于社
其茲祀鄉賢之祀已爾乎俾厥若真大夫真士真名則

明德文海 卷之六十五
德以觀化則功以觀績則言以觀教則象以觀意則名以觀實五觀興而古道復矣

長汀縣學記 王慎中

學之立否果有繫于人材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材之美莫春秋時為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矜之篇顯著于風子產為政與人送之以為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于其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宜也魯最為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其濶絕而簡甚

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于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弗占國之不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為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學語于朝其上下之間急于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于其世碩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浚政其臨利害死生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為少也西漢立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者得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

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而漢之士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不概于名法詭訐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而其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于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歎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于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王之制為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

一天下之民而且其秀而可使知者為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于教者其誨肄有業其辨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且晝向晦皆必有所為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于九年之久猶惧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博其口耳之所涉善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于思而不惑純于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家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于化

俗學之行至于動衆則賡緝周泐範圍鼓舞民莫知其所以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蓋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才之多其不以此歟而彼兩漢之士不待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于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于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槩于法好異而不致用之過乎春秋之士由

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_以有聞而好修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于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為吏者知急興學之為務信乎有志于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侏長汀縣知縣祝君一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庠廸弗稱孔子廟_也就祀諸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聳瞻嚮群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為編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建左叅政行部汀州郡以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

其方位據向不為良也蓋革而圖諸乃攷位于其地之
右審壤測臬而望之經體面勢言、噲、不大變徙而
得位之良如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而祠齋廡
舍庖庫廩廐咸以序為蓋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
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于是斷刻丹雘
之飾煥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于郡中士皆歡喜道說
相携而至以得學其中為乘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于
李君以為非其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
李君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揆

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為者長汀之士其
所遭既已有過于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
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稟仰而興
于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誦肄辨說
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于思而純于氣此
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
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于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
為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盡心焉務使論者無
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

也歟

與汪直齋 王慎中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罪負何可言其所以遲
遲而負稽遲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意冀有一言之
可觀者以不重孤執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今其文成
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祇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來
諸名家之文為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詞雖韓昌黎
夫子廟一篇亦為劣蓋唐制立學不廣不但諸家無名
文而諸家之文為學而作者亦少惟宋慶曆詔天下立

學制始盛于郡縣而古文之興亦自慶曆以後故宋人
之記學其文甚多然惟李旰江表州歐陽六一吉州二
記盛為一代所傳二文要為差強人意在二公亦非其
至者至會南豐宜黃筠州二記王荆公虔州慈谿二記
文詞義理並勝當為千古絕筆而王公視魯猶為差賤
焉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而記
學之文其難為工如此况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敢妄
希有一言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不甚
紕繆然後入石庶不辱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榻數十本

見寄尤所望也

重脩汪縣儒學記 唐順之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于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為庠序之師至于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苙焉者亦無不命于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飾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于諸侯賓客為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

子云者謂：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于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于洙泗之濱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

以為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
關西琅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致萬餘人然
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
寄在庠序而師道為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
在山澤而師道為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
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貊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
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
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俾所志者不
過乎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驚文詞之博而祇

以為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誕
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徃々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誅詩
習禮考業誦德于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
稍々賴以不墜然庠序為虛器而師弟子為私名論世
者亦太息于斯焉汪于寧國為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
午山馮公為督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為督學則以
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
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于主簿某而視其成于
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鸞于是戟門辟池筍簾在列登

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易矣而午山公端執物樹風教其于為師又非徒以其位為淫之俗古稱和柔而淫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于修身治心而深病乎佔俾殺利之為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噓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淫之學則然豈不

盛欵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于閭胥族師淫為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淫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于庠序者淫之學始又豈不盛欵于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鎖來請記余樂為之記以告于多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蘄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于某日

邵武學宮記 田汝成

大寓之內別壤分封山川隔越必風氣開而人物阜然

後仁義禮樂之化浸淫^詳溢乎其間故情未蕩而質有
餘者猶可宣之文章以裁飾其固陋而淫液已久徂染
成瘡者雖有善政善教令之未必行倡之未必和也故
大江以北謂之中原則五帝三王之所臨蒞也範圍以
仁義而綢繆以禮樂無憲三千年而民始就理秦漢而
下則又戕以戰爭驅以功利咻以老佛導誘紛綸一反
一覆聰者玩矣即欲鼓舞而甄陶之猝難嚮應若夫甌
閩嶺海之間別為區域周季以前猶鴻蒙之世也雖闢
于秦縣于漢而其民卉服鮮食跼伏荐莽與麋鹿鼯虺

無異閭、沕、僅可名紀孫吳張設官吏僅賦租庸唐
宋之間而民始向學英俊始茂號為樂土上距秦漢不
過千三百年廼今較其世數始可以當中原三代之隆
而邵武又甌閩之奧壤也保界西鄙風氣之開獨遲而
教化之漸被更晚故其民間見孤尠寓內紛綸反覆之
說罕所喧聒淳朴簡靜重穡力田不健諍訟所謂情未
蕩而質有餘為吏於茲土者不煩夙夜而卧治庶幾有
邃古之風焉由是而宣之文章以裁飾其固陋宜無弗
應者邵武縣學肇自有宋迄今五百餘年或圯或復僅

稱苟完明興普學校于天下茲復仍其舊而修之規制
卑隘而郡城有九龍觀者形勝巨麗宜作黌宮以群俊
秀而囂然為黃冠之居邦人惜之是年六月丁君湛以
都給事中謫倅茲郡端履勤政留意人才既採輿議適
巡按御史徐公宗魯行部至郡遂偕同知曹君金白舉
其事而分守叅政梁公廷振分巡僉事鄭公有周從史
贊畫徐公慨然許之乃命知縣王君訓揆營改作協於
規度存其可仍而易其不當物者會知府邢君北通判
朱君應雲駢趾履任益阜傷功復委照磨蘇德相助為

理厥功廼成而安神肄業會饌習禮之所莫不翼之枚
枚既備且鹿曳籍弟子亦莫不欣覲昌會爭相激昂勉
勉渠、進修德業副上官鼓舞之心於是教諭潘日升
訓導楊蕃夏寧等啟事請記于予、則嘆曰嗟乎邵武
之治其將大興乎夫教之施也患受之者無地與作之
者無機爾吾聞此邦之俗近厚蓋旁郡所難夫淳朴保
家之守也簡靜寡過之術也重穡力田安土之經也不
健諍訟修睦之本也四者受教之大端所乏者文章之
宣與固陋之飾爾由是而新其學舍羣俊秀而教之枕

明文海 卷三百六十五 五
籍書史誦絃飲射彬彬、鳥翱翔于仁義禮樂之中浸淫
漸被于鄉党閭里平康之進庶幾于三代之隆機非偶
者然則邵武之治不將由是而大興乎念予不類典教
茲土愧無風德以儀刑多士勤羣公之嘉惠竊慙、鳥
冀二三子之無負也

順昌縣改作學宮記 田汝成

學校之儲才非專以脩科目之選也以科目之多寡為
人才之盛衰非所以探法制之本始也蓋學校之本始
將以明人倫也雖聖人在上勢不能家喻而耳提之故

必掄其俊秀而董以師儒訓以德藝使之更相靡染不
見異物而紛焉衰進其賢者而簡斥其不肖者則既彬
彬然有良士矣由是上以事其父兄下以諭其子弟旁
以宜其鄉党鄰里亦莫不更相靡染陶然于仁義禮樂
之中而委巷遐陬浸以漸被人倫明而小民睦則學校
之士為之倡導也若夫賓興之典則即其向所衰進而
登庸之以宣化理其諸不在學校之養而行義有聞文
學高第者又招以旂旃聘以玉帛俾無遺良焉當是時
學校選舉同貫異條不相因藉在學校者未必志逸舉

也而所選舉未必盡出學校也自漢而下選舉屢更學校徒為觀具宋之選舉多從學校而施教明倫浸失本始明興兼總前代政教並行學校之設遍于寰宇有司歲貢其賢者而三歲賓興則又拔其尤者其諸草澤之間茂材異等雖非學校所養亦得挾策以與賓興而高蹈丘園不屑科目者則徵以辟荐當是時登庸之彥未必盡出學校也迺今六七十年縉紳之族率以科目為重而應科目者又以學校為階髻亂之子苟通行墨者莫不騷々皇々覬進青衿之列而既進也莫不騷々皇

皇覬登賦解之書而茂材異等崛起草澤者殆乎數聞賦解衆則哄然頌之曰此學宮之利也不衆則哄然以不利尤之夫以學校儲才而專望科目已非先王施教明倫之本始至以科目之多寡為人才之盛衰而妄頌妄尤焉其失愈遠矣以此為學不亦淺哉順昌為延平屬縣實據上游而志稱有宋元豐已前學宮凡四遷而建于縣西夫學一爾苟可以羣俊秀斯已矣而遷築頻煩將無以惑於利不利之說耶紹興間遷於縣東而薦舉始茂國初因之永樂已後科目浸少哄然之尤適作

正德初廼遷於縣西科目愈少又哄然曰噫不若仍東之猶利也而堪輿家又執形勝以附益之曰從西則負抱虛曠從東則負鷹角而對獅峯獅長百獸鷹能觸邪於人才大利嘉靖十八年貴溪江公以達提學於省學官弟子咸以為言公禁不許既而有司懇以請曰非敢惑於堪輿第欲順士心以作氣爾公廼許之而知府裴君椿知縣傅君鉸教諭張君載道協心經理竟遷縣東蓋自紹興東遷幾四百年而遷於西遷三十餘年而復於東今年春田子按延平會七縣之士而分校之順昌

多高第者有司學官遂欣然喜曰茲殆遷學之利也以白于田子田子曰豈其然哉雖然予則聞之國以利民也不利於民則遷故盤庚遷殷曹父遷岐武王遷鎬德以利身也不利於身則遷故言遷有物行遷有恒情遷勤怠遷敬學以利士也不利于士而遷之庸何傷乎故遷國者更諸周原矣遷學者更諸爽塏矣遷德而不止於至善猶無遷也故止至善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美將使四境之內陶然仁義禮樂之中而旁郡皆來取法則學校之士為之倡導也誠如是即曠世而科目缺

焉猶以為盛況科目自不能外成德之士而他徵哉若徒望科目之多以為人才之盛則亦淺之乎其為遷學之論矣

新設商丘縣學記 沈鯉

嘉靖乙巳歸德既升州為府於是設商丘縣為郡首邑而未遑建學也萬曆癸酉中丞朱公直指褚公採學使周楊二公議請設商丘縣儒學制曰可後學使袁公來始布功令置學官弟子明年郡守鄭公邑侯何公築郡城之乾定址矣已賴公繼鄭公為守以乙亥八月工竣

為 文廟五楹堂三楹別為文昌閣三楹廊廡廡舍皆具後五歲庚辰鄒公繼賴守郡雅興文治加意必飭而其僚別駕周公殷公司理陳公及邑呂侯始落成焉故茲學也蓋閱歷多人而其勞均不可無紀於是學博張君許君乃徵余言記之余觀國家久道成化所在廣厲學官師儒弟子俎豆規條雍容都雅即如我庠創始經營設官備物羣多士而教且養之嗚呼盛矣豈不謂文教翔洽視昔屯蒙之風氣日益開而儲材之途日以闕乎養士不以多寡為盈詘而惟實得其人之為重得人

不以科名官闕為軒輊而以實有益於天下國家為足稱昔者平原君嘗慕養士之名而門下客三千人比於諸公子矣及使楚而可與俱者止十九人則十九人之外三千人皆可無養者也毛遂自言處囊中卒以定從而十九人且碌碌無所短長則一遂之外十九人皆可無養者也士之所以為盈為詘豈以人數之多寡較論乎上之重士與士之可為重亦豈在多寡乎何世不察乃不深覈於名實徒見夫科第比肩膺仕接踵則僉云人材人材而多之不知科第膺仕賢者附之以成其賢

不肖者乘之以恣其不肖庸人得之終不失其為庸人則養士羅才之意正在彼不在此故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動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動其心夫安社稷濟艱難斯之為功名而不澤於道德猶為有道所薄况區區之科第膺仕苟為膺富貴者耶嘗聞父老言成弘時民間子弟不樂為諸生學使者至有司趣其能通章句者被之儒衣冠是時能為文以中甲乙之科者絕少也然而居善俗出適用在鄉、重在國、重固不乏人我不敢以為詘也成弘而後人文日勝咕嗶伊吾者

遍東西家青衿濟、登賢書第南宮者纍、輩出然居
 善俗出適用未必人、皆然而或有羞當世而策士林
 者我安敢遂為盈也然則士品固有在矣淡泊寧靜不
 染于世氛即布素可稱也而又濟之以旂常之伐鼎鉉
 之榮得一士且侈為名世而况其多也苟其軌巧浮薄
 徒志於榮利而鮮克終即九遷五等不足數也况其闕
 捷於靈觸快意于彛華者藉令項背相望祇見謂秦無
 人耳何足多也諸士其相與諱於聖賢道德之學而一
 洗夫後世媒青紫之陋習處則為珪璋出則為霖雨使

士不虛養而聖世實收得士之効庶有以酬諸大夫之
 勞哉

臨清儒學重脩記 于慎行

臨清之號為邑而遷於新城也固已有廟與學而及其
 進而為州廟學之制乃益廓而大焉則兩陳公之相繼
 以有成績百餘祀矣萬厯戊戌藩叅馬公分憲臨清總
 其兵巡之政條教布宣聲威電既逝爾人吏歡訢祇慄
 烝、嚮服一日與部司三公肅謁庙庭蹇然謂曰某也
 幸奉簡書鎮綏茲土豈惟戎與法是職夫以弘敷文教

以興化一方今廟學且圯矣亦何敢委諸長吏以勤我
穡民請以稍入百金為勸惟大夫命之三公曰某等幸
以使事從大夫於此固甚願邀靈先師以嘉惠庶士使
有所駿奔以饗今承大夫之命豈敢以客為解亦各捐
俸百金為吏民倡郡之丞史若軍尉若博士醵金有差
里之賢大夫及庠諸生醵金有差市之義民及四方之
賈醵金有差乃使經歷某董工校師叅烏經始於己亥
四月七日三旬而成博士王君世昌等遣都諱二生奉
書請記行叨里士之後樂聞盛舉義不敢辭記曰先王

御世化民埏埴萬宇固罔不興建學宮以育成材儻亦
罔不崇飾先師之祀為士宗祊逖哉邈乎國家紹百王
之統丕昭文明天下郡邑皆有廟學以修秩祀甚茂典
也長民之吏以節春秋陳其俎豆豈不惟令甲是從而
直執事之不閒興廢之故毋敢與知者有之馬公以藩
臬大使作鎮雄都惟是法紀兵戎之政以奠我東服且
不遑於日是廟之圯墜則有司存師生豈敢然望焉而
曰是誠在我不憚多方區畫以恢往圖二三大夫又相
與協而贊之以襄大役鴻規偉構焜燿澤宮豈非文化

光昭之會與清源風氣所鍾號為才藪雲蒸景合鴻漸
上都他郡莫與伍焉而又崇其宗祊以示觀法誠令鼓
舞德教而益弘其材以奮庸於盛世斯非士之一時與
抑今日之舉有進於是古者教民取士之法修六禮以
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而歸諸一
道德以同俗蓋禮樂教化取數不一皆所為一道德之
具而法紀兵戎則政所由施焉魯頌淮夷攸服本諸泮
宮之作而臯陶之淑問亦於是乎質成蓋陽寄其用於
兵戎法紀之司而陰握其權于禮樂教化之地斯道德

所由一風俗所由同與蓋嘗考覽方域而有慨焉畫百
里而國之其俗無大不同者營十里而域之其俗無小
不同者惟茲土也不然會二水之緣督控兩京之子午
百賈之所轉徙萬貨之所廢居吳之錦綺越之綃縠秦
晉之罽毳閩之瓊玖陸毛海錯瑰琦鬼瑣列肆而陳形
五都之市玉帛冠裳之會錦帆絳空織文苞品之輸牙
樁刺日絡繹隱賑靡有旦夜殷於九軌之衢遊閑輕詠
珠履荆緹之客擔簦而聚閑門散歌伎藝百工巧匠之
屬疊跡而趨里第夥於原嘗之館趙李之場此亦天下

盛麗豪華都會之區也而士也操其觚翰以遊且息於其中神情之所游泳耳目之所漸濡莫不備八方之珍竒極四民之好尚豈所謂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夫風俗之不同未有甚于此地者也且自堯舜相傳至於孔子道德嘗出於一矣孔子既集大成而或以二之者參之世儒既誦孔子而又以一之者二之故有端冕而稱柱下纓綉而諷祇陀居則詮非聖之書以文典藝出則奏違方之語以市榮名所謂生於其心而害於政事誠不知所底止焉道德之不一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陳風

問俗之使誠欲開至一之源定不同之軌非明其所尊何以哉故既修法紀兵戎之政以整齊其細民而又揭禮樂教化之宗以陶鑄其君子此廟學所為新與而公與二三大夫均可謂有衛道之心矣繼自今吾黨之士其益思紹明正學統一聖真居以事先師出以應當世而無負賢君公甄獎至意即世教民風不其永有利賴豈惟是人才之盛閔焉馬公名怡陝西同州人太保文莊公冢嗣也豐材碩望著聞廷中由駕部郎中擢山東叅議三大夫者工部郎康公名某江西泰和人戶部郎

宋公名某直隸永年人戶部郎崔公名某河南安陽人皆用芳猷惠問綏靖吏民故樂有造於茲土云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陶望齡

長洲學宮舊當城北陬齊門內湫阨庫隘厥制大弗稱嘉靖間御史舒公汀始改築之得福寧寺址為新學據向高塏位置以良邑人士咸謂吉遷焉然剏革之始取大規或濶疎有弗遑矣歲既久殿廡講舍漸阨靡不治補罅飭新實維有待洎萬曆戊子而歷城周公以都御史濟寧李公以御史來治吳長育其材彥而本之黌序

念前績未竟以虞其墜親泣視之而即功焉乃糾役徒料木甃丹雘舍菜之廟鼓篋之堂有閤有掖無易其舊而煥若更始乃審形面勢綴所未賅締樓於尊經閣之左方曰聚奎亭於右為敬一閣于東南者曰文星梁其東畔曰升龍乃樹其棹楔曰興賢曰達材乃治外河紆其流如半壁舟行者如縈向拱揖焉乃廣內池闢地九折注外流委于內凡役若干日而竣用贖金七百兩有奇用能大纘舒公之烈而詳備其制度邑弟子來告曰自吾學宮之遷而士之登於是者實綦甚是役也文事

其愈興乎夫二公之嘉會也胡可以無誌視諸永久則委文於余、受而次其事重以辭曰昔者周道之盛黨庠遂序鱗次中國而吳越遠弗與蓋延陵季子聘使於魯始得觀四代列侯之樂而仲尼設教洙泗子游氏竭履數千里泛學其道士生其時而欲與聞于文物道術之盛其難也如此然仲尼之門章甫之士彬彬甚盛子游氏鯁冠林縫而名處文學之科抑其土風清淑易嫻於文則泛古然也今建學立師等於齊魯士生而讀孔子之書講其業非復古簪僻陋鮮聞之患而長洲吳都

會地其文事不浚於旁邑意者斯道弗廢流習失真以為二三子懼若文策之末升進之數其何有焉夫先王之教期于使天下自得乎性而還其質不憂人之去乎道而憂其不能知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蓋用之而能知者先王特以望於其民之秀而又非可傳告而旋曉則多為方以養之其織者至於採繅雜服之習六書九數之事賓客車馬之容枝繁葉蔓文飾備具而其旨乃欲令之蹈習優裕憬然有以自得乎質性而止其多駢藻飾者非以為文而所以適於純樸白素之路故古

之教者文有餘而士顧多質迨教陵遲士皆迂其煩細
憚其勤苦黠慧趨捷而謂之能蕩佚游觀而謂之達挑
達城闕青衿刺焉蓋先王之文漸盡矣而後世之文興
無以自遷還于質而至於滅質又非特止質焉已也禮壞
樂頽投手而戾其節搖頰而悖其倫噫鄙甚已而猶或
謂後世質遜於古文或勝焉不泯謬乎古者士幼而入
學成而仕歸老而師以士風民而仕者範士故士貴
而仕者尊教既衰其為士者非直無大異于日用飲食
之民而知溺其質甚或先王所棘寄而不獲與民齒者

者也仕者道德不足以師其後學而趨尚倡率抑又圯
族焉庠校幾無以重士仕者幾無以重庠校而尊貴之
實蓋微其從來遠矣吳之先既僻遠無以與被於先王
之文而後世之文不幸又最盛于天下渥其流而日決
決焉而又奚所歸泊夫性也者終古而未始有渝自反
之自得之今猶古也出則效其實處則植其表為號也
貴為道也尊焉可不自勉余不佞異日歸老里塾非敢
謂其昧劣有足師也庶幾道術謠俗之盛美與二三子
共覩之其無負二公于今日矣

溫州府儒學記 李維楨

溫于浙稱雄郡，有學舊矣。歲久就圯，里人參知王陽德公歸而更新之。殿廡門堂齋閣廡舍，式廓藻煥，闢門之前，衢樹屏九斗，兩江如縈帶，拱揖也。先是學巽方山，有浮圖高入雲表，形家目為文筆，颶風拔之。公倡里人締造計，後先貲出公者踰千金。學日增，勝士絃誦日增。衆起家中外，蔚為時彥者，繼路相與歸功公。而博士弟子員林生良棟如干人，不遠三千里，走使請記其事。某謝不能，越十年，門人郝君敬宰永嘉，復申其請，不泐復。

辭乃為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者，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餘子年十五始入小學，年十八始入大學。平明，父師坐右，右塾少師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蓋父師少師者，第為童子師而已。於大學師無與也。惟此理不明，而後世士大夫里居者，廣集生徒，以師道自任，名其室曰書院。所在而有，則以孔子徒三千人，褒然者七十人，自解所謂三千七十計，其生平及門受業之凡耳。非羣之一室而聚之。

一時也洙泗杏壇孔子家在焉士就而考德問業非創
為室以並於塾庠序學之制也孔子四教文信忠信弟
子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語上語下因材而篤何嘗
守一說為高論而今之教者舍下學而言上達鄙博文
而崇約禮甚乃陰取二氏之指以附吾道而士之喜新
索怪者靡然從之夫列聖所表章六經諸史國典朝章
與其功令程式咸正罔缺而弁髦棄之度閣置之何也
王公登仕馭歷南北畿輔政譽平宣既得謝歸訓子弟
睦宗族仁鄉黨通國人愛而敬之周禮鄉大夫有德者

為鄉老公非其人耶假令公別築室而召士、孰不思
附青雲而公第繕治孔子廟庭樂事勸功若曰國家所
以儲養士自有地也教士誦法孔子自有道也士求之
有餘師耳孔子進則欲一變魯退則欲裁魯士成章者
眷、父母之邦沒而後已王公於鄉國用意良厚宛然
孔氏家法是役也不自尚其事可以見尊王之意焉無
好為人師可以見希聖之學焉夫仕宦取厚藏盛宮室
田園散色狗馬自奉而秦越鄉人休戚抑或崇尚佛老
高大其居香火於奔走即好施令窮乏德我而于學校

教化無所裨益以公今日之舉為猶賢乎是淺之乎知公矣故特推原其大致以諗夫願學孔子者

趙城縣儒學記 李維楨

趙城有學自勝國時至明凡三繕之仍襲簡陋無以稱大祀歲久就敝矣櫺星外道僅容車南門當學西方城內有廣勝泉從學東南去形家審曲面勢非宜不佞李弟標以國學簿謫簿趙城謀改作會左官去損月俸八金以貽後之君子此其一簣也既十三年而得魏人李子思守郡過趙糴菜於學視其狀慨然圖之且言學四

方皆大道縈環若帶宜於其隅各樹表為東南鐘樓易而貌奎宿其中以象文明其南民居仞之得若干丈以金若地易之而鑿池引廣勝泉滙其中泉四周學宮外蓋不直半壁矣守具白分部藩臬魯喬公越詹公督學使者吳周公皆諾不佞薄助以徙南門趙薦紳士庶聞之踴躍願加一力凡得八百金而贏憲材鳩傭量功命日棟宇齋廡楮堊黝之圯剝者更置斧藻爽塏壯麗閱某月而博士弟子員來告成事因進而語之曰竊聞邑之名趙也昉趙簡子簡子在晉六鄉中有教孔子嘗

欲西見之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難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西人者晉之賢大夫也簡子須以蒞政既得志而去之刳胎伐天則麒麟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陬鄉為槃操以哀之夫簡子^{居位}六十年採晉權夢游帝所射熊羆賜翟犬迨其子孫分晉而國之為侯為王十餘世豈無本末經緯而臻此迄于今不聞趙之人有觴酒豆肉之饗孔子轍環天下欲入趙不得委之於命然而匹夫為萬世師一言為

^萬世法春秋饗祀匪懈匪忒以趙藁爾邑俎豆之宮革故鼎新通國之人爭奔走焉何也夫簡子霸者以力服人也非若孔子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也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有貴于己者願學孔子孔子作春秋趙簡子事見于經以十數侵齊伐衛戰于鐵會於黃父歸于晉入於晉陽以叛納荆賸於戚口撻筆鉞凜、不貸而受魯葱靈之囚必趙氏世有亂彼其君臣父子大倫不明而仁義忠信大道不由故也令孔子而見趙簡子撥亂反正計莫先此趙人

稱孔子之徒宜以趙簡子為鑒相與明君臣父子之倫
修仁義忠信之道內反諸諸心外質諸經而足矣國家
二百餘年右文養士方領^步揖讓于王公之前改容體
貌唯恐傷之有廩食中年而貢三年賓興唯恐失之無
復胎夭巢卵澤涸之患爾趙入士為龜龍在宮詔為麒
麟鳳皇在郊楸以瑞清朝以紹明孔子所欲西見趙簡
子之志雪靈臨河不濟之恨為趙山川光俾諸大夫亦
有辭於人曰是新學以來所勸相薰陶譽髦斯士也幸
甚衆唯^一請勒其語于麗牲之石

歸州新修文廟儒學記 雷思霈

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
舊治江南嘉靖辛酉歲倏爾陸沉高岸為谷廼徙于江
以北而學宮在州治山麓之右先是人文鬱勃與夷陵
參等徙四十餘年矣無一上公車者至今上萬厯之戊
申而州大夫張公始以彤家言遷于州治山麓之左不
旬月而成州大夫介幣於兩生而以記請余惟孔子云
文王我師也而文王實師繹之先人鬻子今所傳惟有
兵法而文王始作易楚之臣猶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者安知與鬻子所論說毋乃非連山歸藏之遺乎
昔人自峽中得古易與今文絕不相類亦安知其無也
十五國無楚風而屈左徒始作離騷假令生于孔子之
時其所刪定豈在齊秦魏晉之後耶然以不及孔子繼
三百篇而別創一體合於比興之義不則風雅之道亡
矣而今之學孔子者以欲舉孔子而私有之語軍旅則
以為武夫事何以曰我戰則克語文章則以為壯夫不
為何以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語氣節則以為孤憤而
不中于理又何以稱志士仁人也是取一椎魯無用之

夫與時俯仰掇拾道學家一二酸語而以為聖人也烏
在其學孔子夫鬻熊周家一代之師左徒詞人萬世之
冠我聞歸人士多治易與詩易與詩舍此安倣真能學
孔子者乃能為鬻子乃能為左徒不待中得而與之必
也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凡我多士慎毋以
鄉之人而易視之慎毋以文章氣節功業與道德而岐
視之非惟不知文章氣節功業亦且不知道德矣夫抵
抵天地間有通理必先有蹇剝六經之道如日月經天
如江河經地無有已時甫出而遭秦皇鬱攸之慘而後

其書始厄為墻壁間物馬上之習始不足以治天下而石渠天祿表章之力居名濂洛閩閩諸君子繼之概字櫛句如日月之蝕而復明如江河之塞而復決無柰其值亂離之季世界幾不復有人理而我高皇帝用以經國取士一道同風登唐虞三代之理者繇此途出蓋大治以大亂乃生大信以大絀乃成多士之不克蒸變斧藻於世者不為不久天地靈氣自南自北輾轉固亦有時遠或數百年近或百年繇今觀之此其時矣夫豈無如前兩君子生其間者乎若區區以形家為言則山川

如昨人民不改此地又何得有熊繹之封疆屈原之故宅也是後也州大夫實董振之而觀察使高南昌巡功茲土憤然興嘆力主其議其費半出公雖半出學田之租半出諸生之捐金凡學宮所應有者靡不庀具惟廣文官舍未之有改州大夫以吳中名士與諸生更始而誘進之興二百年之甚盛事厥功已侈大哉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大夫之謂矣張公名尚儒和州人兩生某、是時州倅某廣文某、因并記之

雲夢縣儒學藏書記鄒觀光

自夫子發一貫之指而世儒遂以多識為玩物凡欺聞之士悉藉口焉審若是則所謂多聞多見皆可屏黜而上下古今學術得失之林治道興衰之跡皆可頓而悟邪又無論若識防風氏之骨肅慎氏之矢以至夔龍罔象羶羊秘竒絕為博物洽聞也夫楚人材之隤阨也如史籍所載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書屈原宋玉之徒苞羅三材博極萬有楚增而重焉雲夢實楚名邑百餘年來寥々不振諸士子自所治經書訓詁家言及

雲夢

物儒不學少藏書况評經之福

帖括時執外試問經有能舉十三經註疏之凡以對者

否式問史記經書

論士也貧不能有其籍即欲求刺尾以書班史如戒途

甘願一見秘書如李邕閱市肆書如王克而亦無繇得

之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邑雖小豈無材致警敏一

目十行俱下者豈無刻意底厲帶經而鋤穿壁而誦者

而乃困于聞見俾不得窺其大觀不佞為諸生時蓋未

嘗不痛憾于斯也既仕于朝遇汗棟之藏或購或借不

雲夢縣儒學藏書記鄒觀光

自夫子發一貫之指而世儒遂以多識為玩物凡欺聞之士悉藉口焉審若是則所謂多聞多見皆可屏黜而上下古今學術得失之林治道興衰之跡皆可頓而悟邪又無論若識防風氏之骨肅慎氏之矢以至夔龍罔象羶羊秘竒絕為博物洽聞也夫楚人材之隤阨也如史籍所載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書屈原宋玉之徒苞羅三材博極萬有楚增而重焉雲夢實楚名邑百餘年來寥々不振諸士子自所治經書訓詁家言及

中

帖括時執外試問經有能舉十三經註疏之凡以對者否試問史有能舉二十一史之凡以對者否試扣之子若集有能旁綜百家總貫群氏纏々洋々以對者否無論士也貧不能有其籍即欲求刺尾以書班史如臧逢世顧一見秘書如李邕閱市肆書如王充而亦無繇得之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邑雖小豈無材致警敏一目十行俱下者豈無刻意底厲帶經而鋤穿壁而誦者而乃困于聞見俾不得窺其大觀不佞為諸生時蓋未嘗不痛憾于斯也既仕于朝遇汗棟之藏或購或借不

無士安之癖而以家貧故不能多辨也又念諸譽髦之雋者其他抱吾疇曩之恨固甚會直指使者佐余坊值有竒乃以屬邑令危公購書經之類若干卷史之類若干卷子若集之類若干卷而以授兩博士李君胡君藏之校中藏有篋、有籍或就而繙或借而讀卒業輒歸其故即力亦不能多辨而吾與諸君子約期來仕於是者與繇是以仕者其初登第暨初仕暨仕而遷皆捐書若干冊以續斯篋之藏期于有益無損而已若或任其散逸而自隳其百行之一博士先生任之抑或拘於

舊聞而不能以旁覽博綜俾其卷若新博士弟子任之抑或雖能彊記博聞而浮靡險薄處不能以提身出不能以經世斯夫子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師弟子均任其責矣維茲同志尚重念不佞所為創始之意

贊皇縣遷學記 趙南星

燕趙間鮮士大夫自昔而然蓋其俗朴茂尚氣決輕富貴長短不相掩贊皇之士其在于唐何檀、也諸李致身卿相德業文章炳于竹賁禕矣自是而後迄于我朝

寥々無聞焉志稱邑學蓋在城東石白山之陽云宋始
遷之城中心才日益衰天數地氣理始相通不可誣也
邑大夫趙公下車之始稽往牒誦士論感今昔之殊才
美之多困曰是有司之責也於是與廣文吳君孫君洎
諸生步石白山之陽訪問遺跡于榛莽覲髦髻之中低
徊瞻眺則見夫贊皇五馬四望諸山若堂若防若拱若
趨雲霞蔚鬱翠微錯采泐水出焉鈎擊玉環邑大夫仰
而嘆曰勝哉夫意成象々移意氣成形々移氣故形潤
者氣珍象吉者意美吾之至于斯也而神霄然開也而

目豁然朗也而志脩然超以遠也唐以為學宮不亦宜
乎復哉無俟得卜也有獻疑者曰是役也々鉅邑小而
而貧費安泛出大夫曰固也興學豈小善乎敢不務焉
功可儻何必獨也事可成何必速也吾盡吾力耳矣於
是請諸上官咸健其志而御史大夫劉公捐五金直指
趙公倍之趙公三倍之士民輸有差為 文廟五楹及
檀星門既成趙杜兩生者以通學之意屬趙子為記趙
子曰學未成而記可乎兩生述邑大夫之言曰役誠難
諸士之有意久矣向皆以其難也而不敢為夫不敢為

則無時而成也邑大夫銳然慮思始即謂之成可矣記
倘亦可乎趙子曰可哉夫邑士之所為必欲遷學何也
兩生曰科第久乏人趙子曰是為邑多大官耶兩生未
有以荅趙子曰為邑多大官也者而遷固當夫鳳鳥乘
于風應龍游於雲夫風者厚風雲者盛雲也勢位者君
子之風雲也勢位不大是類末之風雷寸之雲也奚足
以見龍鳳之才乎故孔子之聖也不能以言語文章救
春秋之亂拯元、之災周迴列國於七十二君此其意
豈蘄為委吏乘田哉學孔子_者將憂時補世非得勢位安

所得_托乎雖然勢位者君子之器也小人得之則牟利作
威若虎傳翼比暱忘淫修却蔽德飾諛賈佞凶于家國
之人也假令其為匹夫或僅居末位害詎至此且將使
天下之人指而議之曰某都某邑之人也而其鄉亦以
仕宦之多為苦夫非所謂地暱者耶故士也誠為君子
則勢位之至龍鳳也其弗至龍鳳也不者雖得之君子
為奚貴焉兩生以余之言為然請悉記之趙公名燃平
原人吳君名一麟 人孫君名竹 人趙生名獻
可杜生名調元其義民董役者咸列于石以勸方來

闕里碑畧記鍾惺

登岱訖謁闕里孔廟孔林焉其地不可以山水言也其情不可以登覽言也其事其文不可以圖史詩記言也然其樹與碑之勝亦烏能掩哉樹在廟曰檜在林曰楷吾不得而檜之楷之矣而姑以為檜以為楷也碑皆在廟有東漢元嘉鍾太尉碑非元常也有蔡邕孔君碑孔君者宙也孔子十七世孫即融父有曹子建頌梁鵠書鵠字孟黃嘗得罪魏武帝命書碑自贖懸書帳中受禪碑亦鵠筆今傳為元帝非也唐則天武得碑書詔及祝

辭數條不知誰手有孫師範廟碑有開元碑李邕撰文張庭圭書亦皆隸以北海真行之妙而妙碑定以篆隸為莊不敢自用而虛心敬事如此碑皆弘整可以善後而碑則多宋元題名往妙出意法之外而梁鵠碑陰書門生故吏姓名出鵠一手篆額皆妙搨者槩未之及又有齊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額尚存碑剝盡饒得數十字唐大厯新門碑裴孝智撰文裴平書完好可讀缺一角跌斷今用以支門予強搨之不一而足無子遺矣宋元佳手甚多它山川得其一二可名可壽而皆為墻壁

下物計其後治屋壞垣皆當落劫念林樹天年而此獨
失職金石之壽不如木物理甚失其平孔廟孔林不與
岱始而能與岱終碑與樹有力焉吾友王永啓將督學
齊魯固此數物司命之所司飾之乾明大厯二石吾尤
為告秦庭之急請勿與言山水言登覽言圖史詩記而
一以學政發之不能不聽而後自出方畧與前後妙
蹟隨其完缺而搨之釐為數卷曰缺里碑冊勿漏勿濫
有倫有脊此盛德事也

